



WAI GUO WEN XUE ZU PIN JIN XUAN

WAI GUO WEN XUE ZU PIN JIN XUAN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朱展程

661

外国文学作品精选

翁长浩 吴昌雄 胡正宇 编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江苏省启东解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插页2 字数528千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国际书号 ISBN7—80515—041—9/G·5

书号 7299·012 定价 4.40元

目 录

第一编 古代文学

- 荷马 《伊利亚特》(第二十二章片断)…………… (1)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王》(第二场、退场片断)…… (10)
《旧约》(“创世纪”、“雅歌”片断)…………… (19)
迦梨陀婆 《沙恭达罗》(第四幕)…………… (28)
但丁 《神曲》(“地狱篇”第五歌、第十九歌)…………… (41)
紫式部 《源氏物语》(第二回片断)…………… (54)

第二编 近代文学

- 薄伽丘 《十日谈》(第四天“故事第一”)…………… (66)
塞万提斯 《堂吉珂德》(第一部第八章、第二部第八章)… (76)
莎士比亚 《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断片)…………… (90)
莎士比亚 《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第四场)…… (102)
莫里哀 《伪君子》(第四幕)…………… (114)
卢梭 《忏悔录》(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片断)…… (127)
歌德 《少年维特的烦恼》(第二编片断)…………… (141)
歌德 《浮士德》(第一部“书斋”、第二部“宫中广大
的前庭”)…………… (149)
拜伦 《唐璜》(第三、八、十二歌片断)…………… (162)
雨果 《巴黎圣母院》(第十一卷“一”)…………… (177)
雨果 《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七”、“十二”；

第五部第四卷片断)	(184)
斯丹达尔 《红与黑》(“九”、“十”、“七十一”、 “七十四”片断)	(205)
巴尔扎克 《欧也妮·葛朗台》(“家庭的苦难”片断) …	(220)
巴尔扎克 《高老头》(“初见世面”、“父亲的死”片 断)	(231)
狄更斯 《双城记》(第十章)	(250)
普希金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三章片断) …	(265)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二十八”、 “二十九”，第七部“三十”、“三十一”) ……	(278)
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第一部“六”、“七”、“四十 三”) ……	(294)
易卜生 《玩偶之家》(第三幕片断)	(307)
马克·吐温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第二十一章、第三 十一章片断)	(320)
夏目漱石 《我是猫》(“四”、“五”、“六”、“七” 片断)	(332)
泰戈尔 《吉檀迦利》(选十六首)	(341)
泰戈尔 《沉船》(第三章、第二十九章、第六十一章 片断)	(348)

第三编 现代文学

高尔基 《底层》(第四幕片断)	(358)
高尔基 《母亲》(第一部“二十七”，第二部“二十五”) ……	(365)
马雅可夫斯基 《列宁》(片断)	(382)
肖洛霍夫 《静静的顿河》(第十七章)	(388)
西格斯 《第七个十字架》(第一章“三”、“四”) …	(403)
小林多喜二 《为党生活的人》(“四”) ……	(412)

莫里亚克 《爱的荒漠》(“九”)	421
德莱塞 《美国的悲剧》(第二部“四”、“五”片断)	432
海明威 《永别了,武器》(第四十一章片断)	444
普列姆昌德 《戈丹》(“36”)	454
托马斯·艾略特 《荒原》(“四”、“五”)	463
卡夫卡 《变形记》(“二”、“三”片断)	472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涅斯托耳”、“泊涅罗 珀”片断)	486
川端康成 《雪国》(节选)	497

第四编 当代文学

阿拉贡 《共产党人》(第三部“十九”、第四部“十四” 片断)	510
瓦西里耶夫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十三”、“十 四”片断)	527
艾特玛托夫 《白轮船》(“七”片断)	538
赵基天 《白头山》(第三章、第四章片断)	549
伯尔 《莱尼和他们》(第一章片断)	557
辛格 《卢布林的魔术师》(第五章“1”、“2”)	566
索尔·贝娄 《洪堡的礼物》(节选)	574
靖上井 《天平之薨》(三章片断)	586
萨特 《禁闭》(第五场片断)	596
萨特 《死无葬身之地》(第二场)	605
贝克特 《等待戈多》(第一幕片断)	617
罗布-格里耶 《窥视者》(“1”片断)	630
海勒 《第二十二条军规》(第八章、第二十四章、第四 十章片断)	638
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第一章、第十二章片断)	650

荷马 《伊利亚特》

第二十二章（片断）

那些特洛伊人象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那里庞大的雉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阿开亚人正侧着他们的盾牌向城墙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门前他原来立脚的地方了。

……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怕的阿契里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惨惨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把他那面闪亮的盾牌支在城墙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没有退缩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虚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着：“要是我退进城墙里面去，那波吕达马就第一个要来责备我，说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重新出现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该不听他的忠告下命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该那么做的。现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军队牺牲了，我没有面目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太太们了。我要是听见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说：‘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臂膀，却丧失了一个军队了。’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觉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契里斯为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特在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

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墙上，由我自作主张去向阿契里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的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伊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们所有的其余财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内人，要他们都到大会上米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该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契里斯，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象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契里斯同我是不见得会象一对幽期密约的爱人了，不见得会象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话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费时间，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俄林波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给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倾注的作这内心的辩论，阿契里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他那闪亮的头盔，象个战神的模样，难赧赧的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荡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桦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铜装闪耀得象一片烈火，或是刚刚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见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没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门，惶恐万状的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的就追上去了，轻得象羽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鹰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契里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象一只鸽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脚下在阿契里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们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车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汹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

的水是热的，蒸气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象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连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象是雹子，或者象是雪，或者象是水结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竖着一些广阔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没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伊人的妻子们和可爱的女儿们一向都在里边洗她们那种有光泽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经过了那一场追逐；前面逃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契里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象疯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场平常的赛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们是在争夺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们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城市的周围绕了三匝，正如在替一个战士举行葬礼的竞技场上，两匹赛跑的壮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辉煌奖品绕着那个场子拚命的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们，默默的，后来那个人与神之父方才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说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给予现在在我眼前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岖山顶以及特洛伊的高堡垒上头，都曾拿许多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现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围拚命追逐他。你们想一想，神们，帮助我决定一下，我们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契里斯的手下？”

“父啊！”闪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说什么话呀？难道你，明亮的闪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吗？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们其余的神来赞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说道。“我并不是真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赖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

雅典娜本来就己心痒巴巴的想要插一手，现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奥林波斯峰顶飞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契里斯继续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比如一头猎犬已经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间的窝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契里斯也正象这样，无论赫克托耳使什么诡计，也不能把他摆脱。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达尼亚的城门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着那高城墙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谁知阿契里斯一径都占着那条靠城墙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边来，他都把他挡回空旷的方而去，然而他始终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终都摆脱不了他一般，这就象是一个梦魇里的一场追逐，无论追逐的人和被追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许要问，死神既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给与他迅速的脚步。而且，阿契里斯又曾经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出信号，不许他们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克托耳射中了，抢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们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平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给阿契里斯，一盘给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玻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闪眼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契里斯的身边去说要紧话。“显赫的阿契里斯，宙斯的宠子，”她说道，咱们的机会已经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军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的，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现在

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论那射王阿波罗怎样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脚下去。现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契里斯觉得很开心，就照她的话做了。他拄着他的铜头枪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说道，“那捷足的阿契里斯那么快的绕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们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说道，“在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给我的所有兄弟们当中，我一径都是最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觉得你好了，因为其余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见我有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闪眼的雅典娜说道，“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咱们的父王和母后曾经轮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的劝告我——他们大家都怕阿契里斯怕得那个样儿的。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现在咱们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们枪下不可以容情。咱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到底是阿契里斯杀了咱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血污铠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计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契里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说话：“我的阿契里斯爷，我已经绕着这普里阿摩斯的伟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没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现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经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的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们先来谈一谈条件，你叫你的神作证，我叫我的神作证——没有哪一种契约能有比这再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杀了，那我保证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惯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

的，阿契里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辉煌的铠甲剥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尸体交给阿亚开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吗？”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恶狠狠的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疯了，还要来跟我订条约呢。狮子不跟人来讲条件，熊也不跟绵羊分庭抗礼的——他们始终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谊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们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让那顽强的战神吃个饱，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够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经用你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会儿你要把这些债一总偿清了。”

阿契里斯说完话，就拿稳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顶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马上去把它抢去，交还给阿契里斯。

那大头领赫克托耳并没有看见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契里斯也失错了呢！似乎是宙斯给你报偿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稳些。可是你的嘴能讲，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净。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铜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伊人就容易办了。”

说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没有错，他是投中阿契里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那支枪给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见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觉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愣，因为他没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问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

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啊呀！那么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谁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经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脸上瞪视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的对待我，那么的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贵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锋利的、又长又重的剑。他就把它拍出来，振作起精神，一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鹰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雅嫩的绵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兔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的舞着他的利剑向前冲上去。阿契里斯也燃起了一股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饰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顶装着四片铜牌的闪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黄金给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辉煌的盔饰绕着盔顶上跳舞；同时，他右手里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锐的枪头闪闪的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颗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现的太白星一样。

阿契里斯看见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伟大的帕特洛克罗司之后从他身上脱去的那套精铜的铠甲掩护着，就只那咽喉上，就是锁骨从肩膀上连到颈脖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空隙。阿契里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上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去，矛尖笔直插进赫克托耳颈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铜头并没有把他的气管戳穿，所以他还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说话。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伟大的阿契里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说道，“无疑的，当你剥那帕特洛克罗司身上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

你始终都没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艘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罗斯强得多的人储备在那里，这一个人已经把你打倒了。现在狗和食肉鸟就要来毁伤你，扯碎你，我们阿开亚人可要去给帕特洛克罗斯举行葬礼了。”

“我求求你，”那个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道，“凭你的膝盖、凭你自己的生命、凭你的父母在求你，不要把我的身体丢给阿开亚人船边的狗去吃，让他们来赎回我去吧。我的父亲和我的母后将会给你很多的青铜和黄金。放弃我的身体，让它带回家去吧，好让特洛伊人和他们的妻子用火葬礼来纪念我的一死。”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对他怒目而视。“你这狗，”他说道，“不要跟我来谈什么膝盖，也不要到你的求告里提我父母的名字。我为着你那样的对付我，只恨不得自己有这胃口把你一块块的切了生吃下去呢。可是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了：决不会有人来替你赶狗，哪怕特洛伊人拿了比你的身价加十倍二十倍的赎款来，并且答应另外还可以有，哪怕那达耳达诺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吩咐他们拿你身体一般重的黄金来赎你——哪怕是这样，你的母后也不能够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她亲生的儿子，只有狗和食肉鸟来吃掉你的份儿了。”

那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临断气时还对他说了几句。“我这才看透了你的为人，懂得了你的心肠了！”他说道。“你的心是铁一般硬的——我刚才才是白费口气呢。不过，你也得三思而行，免得轮到你在斯开亚门前耀武扬威而被帕里斯和阿波罗打倒的时候，那些愤怒的神要记着你怎样的对待我。”

死把赫克托耳的话截断了，他那脱离躯壳的灵魂张开翅膀飞往哈得斯之宫，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和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壮志。但是他虽然死了，那阿契里斯王子也还要跟他说话。“死吧！”他说道。“至于我自己的死，那等宙斯和其他的不死神决定之后

就让它来好了。”

.....

（选自傅东华译《伊利亚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王》

第二场

.....

伊俄卡斯忒 主上啊，看在天神面上，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生气？

俄狄浦斯 我这就告诉你，因为我尊重你胜过尊重那些人；原因就是克瑞翁在谋害我。

伊俄卡斯忒 往下说吧，要是你能说明这场争吵为什么应当由他负责。

俄狄浦斯 他说我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

伊俄卡斯忒 是他自己知道的，还是听旁人说的？

俄狄浦斯 都不是；是他收买了一个无赖的先知作喉舌；他自己的喉舌倒是清白的。

伊俄卡斯忒 你所说的这件事，你尽可放心；你听我说下去，就会知道，并没有一个凡人能精通预言术。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个简单的证据。

有一次，拉伊俄斯得了个神示——我不能说那是福玻斯亲自说的，只能说那是他的祭司说出来的^①——它说厄运会

^①伊俄卡斯忒本是很敬神的，但是她为了神示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婴儿，还救不了她的丈夫：这件事使她相信只有天神才能知道未来，凡人是没有预知的本领的。所以她现在说，那神示并不是福玻斯亲自说出的，而是祭司假造的。

向他突然袭来，叫他死在他和我所生的儿子手中。^①

可是现在我们听说，拉伊俄斯是在三岔路口被一伙外邦强盗杀死的；我们的婴儿，出生不到三天，就被拉伊俄斯钉住左右脚跟，叫人丢在没有人迹的荒山里了。

既然如此，阿波罗就没有叫那婴儿成为杀父亲的凶手，也没有叫拉伊俄斯死在儿子手中——这正是他害怕的事。先知的结果不过如此，你用不着听信。凡是天神必须作的事，他自会使它实现，那是全不费力的。

俄狄浦斯 夫人，听了你的话，我心神不安，魂飞魄散。^②

伊俄卡斯忒 什么事使你这样吃惊，说出这样的话？

俄狄浦斯 你好像是说，拉伊俄斯被杀是在一个三岔路口。

伊俄卡斯忒 故事是这样；至今还在流传。

俄狄浦斯 那不幸的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伊俄卡斯忒 那地方叫福喀斯，通往得尔福和道利亚的两条岔路在那里会合。^③

俄狄浦斯 事情发生了多久了？

伊俄卡斯忒 这消息是你快要作国王的时候向全城公布的。

俄狄浦斯 宙斯啊，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呢？

①神示这样说：“拉布达科斯的儿子拉伊俄斯啊，我答应你的请求，给你一个儿子；但是你要小心，你命中注定会死在你儿子手中！这命运是宙斯注定的；因为他听了珀罗普斯的诅咒，珀罗普斯抱怨你杀死了他的儿子，想要复仇，才祈求宙斯给你这样的命运。”拉伊俄斯曾拐带珀罗普斯的儿子克律西波斯，这孩子一离家就自杀了。这是拉伊俄斯一家人的灾难的根源。

②上面提及的“三岔路口”和“外邦强盗”使国王吃惊。

③福喀斯在希腊中部，得尔福和道利亚同是这区域里的两座古城。从忒拜赴得尔福要经过这三岔口，现在还叫三岔口。从道利亚沿着帕耳那索斯东麓下行，一小时半可以走到，希布在他的《现代希腊》第七九页这样说：“从得尔福和从道利亚前来的道路会合处有一个灰色的小荒丘，还有一条道路向南支去。我们可以从那地方望见俄狄浦斯由得尔福前来的道路。我们沿着那被他杀死的人所走过的道路走去，前面的道路很荒凉，右边是帕耳那索斯山，左边是赫利孔山北麓。那南方现出一个峡谷，上接赫利孔山，峡谷里的荒石间点缀着稀疏的青翠，那景象真是雄壮与苍凉。”

伊俄卡斯忒 俄狄浦斯，这件事怎么使你这样发愁？

俄狄浦斯 你先别问我，倒是先告诉我，拉伊俄斯是什么模样，有多大年纪。

伊俄卡斯忒 他个子很高，头上刚有白发；模样和你差不多。

俄狄浦斯 哎呀，我刚才象是凶狠的诅咒了自己，可是自己还不知道。

伊俄卡斯忒 你说什么？主上啊，我看着你就发抖啊。

俄狄浦斯 我真怕那先知的眼睛并没有瞎。你再告诉我一件事，事情就更清楚了。

伊俄卡斯忒 我虽然在发抖，你的话我一定会答复的。

俄狄浦斯 他只带了少数侍从，还是象一位国王那样带了许多卫兵？

伊俄卡斯忒 一共五个人，其中一个传令官，还有一辆马车，是给拉伊俄斯坐的。

俄狄浦斯 哎呀，真相已经很清楚了！夫人啊，这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伊俄卡斯忒 是一个仆人，只有他活着回来了。

俄狄浦斯 那仆人现在还在家里吗？

伊俄卡斯忒 不在；他从那地方回来以后，看见你掌握了王权，拉伊俄斯完了，他就拉着我的手，求我把他送到乡下，牧羊的草地上去，① 远远的离开城市。我把他送去了。他是个好仆人，应当得到更大的奖赏。

俄狄浦斯 我希望他回来，越快越好！

伊俄卡斯忒 这倒容易；可是你为什么希望他回来呢？

俄狄浦斯 夫人，我是怕我的话说得太多了，所以想把他召回来。

①这草地在喀泰戎山上或那附近。这人本是一个牧人，后来才作拉伊俄斯的侍从。他求去的原因一方面是害怕王宫里的污染，一方面是自觉惭愧，因为他们好几个人竟被一个路人打败了。